

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典藏书系

明娜

· 耶勒鲁普卷 ·

【丹】K.耶勒鲁普◎著 余莉◎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娜 / (丹) 耶勒鲁普著; 余莉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133-0910-3

I. ①明… II. ①耶… ②余… III. ①长篇小说 - 丹麦 - 现代

IV. ①I53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34735号

明娜

(丹) K. 耶勒鲁普 著

责任编辑: 汪 欣

责任印制: 韦 舰

封面设计: 尚世视觉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 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220千字

版 次: 2013年1月第一版 2013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0910-3

定 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 1	第十二章 / 74
第二章 / 8	第十三章 / 77
第三章 / 15	第十四章 / 86
第四章 / 23	第十五章 / 89
第五章 / 28	第十六章 / 97
第六章 / 33	第十七章 / 100
第七章 / 39	第十八章 / 103
第八章 / 44	第十九章 / 108
第九章 / 52	第二十章 / 116
第十章 / 64	第二十一章 / 120
第十一章 / 70	第二十二章 / 131



目录

Contents

第二十三章 / 142	第三十三章 / 215
第二十四章 / 147	第三十四章 / 219
第二十五章 / 152	第三十五章 / 227
第二十六章 / 158	第三十六章 / 231
第二十七章 / 165	第三十七章 / 235
第二十八章 / 174	第三十八章 / 245
第二十九章 / 185	第三十九章 / 252
第三十章 / 189	第四十章 / 258
第三十一章 / 198	第四十一章 / 262
第三十二章 / 203	第四十二章 / 264



第一章

理工学院的学期总让人感到疲惫不堪。德累斯顿越来越热，就快叫人无法忍受，而我所居住的那条位于“老城”的小街虽干净整洁，却狭窄而密不透风，这让情况变得更糟。像是有了思乡情结，我常怀念起丹麦口音。易北河的夜晚虽然美丽，但空气中却找不到一丝清新的微凉。为吸入一口新鲜的空气，我拖沓着脚步走上了著名的布尔平台，即便已是八九点，但温度计还是停留在八十八度上下。换个思路也许能找到慰藉，这至少能证明我生来就拥有感受炎热的权利，由此带来另外一件极好的享受：坐在河的另一边，在托尼亚蒙咖啡厅门外的廊柱之间，一面品尝着冰激凌，一面聆听从“温勒花园”音乐会偷溜出来的细碎乐声。

正是在这么一个傍晚，我毅然决定要在即将到来的暑假里深入乡间。至少，于我这类既被要求而自身又习惯于节俭生活的人来说，这是

一个大胆的决定。我的第一反应是要前往萨克森-瑞士，但在最后一口冰激凌尚未于舌尖融化之际，我突然想到了莱森的小村庄。那是一个亲切的小地方，给我留下一种少见的、略带温存的田园印象。那时正从巴斯特下来，一如大多数的过客，我朝它轻轻一瞥，而它转瞬即逝。

数日之后，尚未午时，我在一个小车站下了火车，步行穿过一片果园前往渡口。耕地缓慢爬上起伏的原野，其上黑压压的松木和凸起的岩石，易北河在这儿绕着它们蜿蜒而下，它们也朝着易北河的方向缓缓倾斜。这里就是上莱森的坚实大地，上面散布着零星的耕地，一溜稀松的果树田顺着玉米地和牧草铺开。对面是一整条长长的山脉，只在中间有一道裂缝。这个小小的峡谷让那可无的下莱森小村庄显露了出来，但除了两家客栈，你几乎看不见任何其他的东西。这两家客栈——新修建的那家光秃秃的，而那家老旧的已杂草丛生——分列在溪流的两侧，这条小溪欢快地跳入了在一旁无声经过的河流。峡谷左边耸立着蓝灰色的巴斯特塔状岩石，它们朝覆盖着松木和山毛榉的底部蔓延过去；在那一排排高耸的黄色墙壁——有的甚至高达数百英尺——之后，是闪闪发光的露天砂岩采石场，犹如画龙点睛，它们成就了这乡间最美的风光。相比之下，那些铺开在群山脚下，位于村庄更远一面的采石场更像一座不破的石墙，面对着居高临下的利伦斯敦^①——它像挥舞着战旗的巨人勇士一般摇晃着其上的林海。

渡口的小船就像一条小狗，在水流的推动下歪歪斜斜地穿过河流。船被系在一条铁链上，链子中间有一个浮筒，铁链的一端固定在河流上游。往下流动的水流从船舷两侧滑过，提供了船前行所需的动力，所以摆渡者只需偶尔拉紧船桅上的滑轮链就能够使船朝着所要去的方向前进。

^① 利伦斯敦，德国山脉。

尽管这样，那个摆渡者仍不时用他的衬衣袖子擦拭脸上的汗珠，他的脸晒得很黑，看上去更像是红种印第安人，而非苏族印第安人——前一晚我还在动物园里见到过那些苏族印第安人。然而，在这片属于他的土地上，没人会惊讶于他大汗淋漓的模样，因为周围那波光粼粼的水面虽看似凉爽，实则散发出缕缕热气，加之河道蜿蜒曲折，岩墙堆砌的河岸向南敞开，如一支凹面镜，把焦点处于莱森的前方。我和摆渡者都明白，我要去往的地方并不凉爽。只是它离那个隐秘且树木葱茏的幽谷不是太远；再者，我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决定。恐怕命运也插手了这次偶然的际遇，天意的介入让这趟旅行举足轻重。无论怎么说，即便我会在日后的某天为当时没有退却而感到后悔，那也一定不是因为炎热。可我是否后悔过呢？哪怕在今天这样的日子——如今五年已经过去——我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一些作家——若被人问起，我甚至可以说有一位很著名的作家——告诉我，忧郁之时最悲伤的事，莫过于追忆往日的花样年华。我自然不敢前去争辩，尤其是当那些话已被广为传唱，早为众人熟知。但我更愿意相信，假如在回首之时找不到片刻的欢愉，那才是更为可悲的事情。在这样的思想下，会被我想到的也只能是莱森和那之后的一些日子。

寻找住所是我所面临的第一个困难。我找的两家旅馆都只剩下最差的房间，价格还都很高。我辗转于溪流之前的台阶之上，从鞋匠小店到面包小屋，从警卫室跑到杂货铺；但那些房间要么已经租出去了，要么就得两间一起租，这超过了我的承受范围。最后，那间位于郊外松林背后很远地方的校舍成为了我最后的希望。

由于不是上学时间，我只好斗胆敲响了校长的私宅。开门的是一个小男孩。他说他也不知道校长在没在家，然后就溜烟跑掉了。没过多久，他突然从我眼前跑上楼，瞬间又拿着一双靴子出现在我的面前。之后他又飞快地跑开，一脸得意地带回一件外套。片刻之后，校长穿着这

套服装走了出来，他开朗而亲切的脸上挂着半睡半醒的滑稽笑容。他正好有两间屋子要出租，但同样是打包出租，租金为一个月两几尼^①。我为我唐突的打扰向他致歉，他告诉我也许我能在附近的养老别墅租到单间，这让我燃起了一丝希望。

我马上就要到别墅了，它看起来非常漂亮：绿色的百叶窗帘向内翻起，围墙上爬满藤蔓，其上的枝叶恰到好处地把阳台遮掩。别墅建在高处，下方是我正进入的花园，它由几块坪地组成，将它们连为一体的碎石小道两旁种满了开花的灌木。一个理工学院的穷学生需要经过慎重考虑才敢租下如此诱人的地方。然而，我还是决定要将它租下，即便价格很高，即便只是阁楼上最小的那间——前提是这别墅愿意收留我。我着实厌倦了挨家挨户敲门的感觉。

然而，阳台上却出现了一群绅士和小姐。我觉得这房子越来越不像是“养老别墅”了。一个女仆从小路的拐角处跑了出来，差点和我撞个满怀，不过她至少解除了我的疑惑，虽然语气傲慢略带嘲讽。她说——

“不，我们没有要出租的房间，你可以在山顶上找到你要的房子。”

目前我要找的房子还被眼前的建筑遮挡着，而当我看到它的时候，却并不感到欣喜，因为它突兀地矗立在蓝天下，连一丝灌木丛的隐蔽都没有。它看起来整个都是崭新的，我相信也许从来就没人在那里住过。

我只有再次走下山谷，穿过溪流，爬上那差不多一百五十英尺的石板路，走向山边。近距离的观察并不能让这所房子变得更适合居住：沙砾、石块和木板乱七八糟地堆放着，还有大部分的窗户没有安装。进门的时候我感受到一股强烈的穿堂风，接着地下室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她正用粗俗的德语不停地咒骂。一个男人打磨着那些石阶，看得出来他是第一次干这个。一个年轻的女孩擦着过道上的地板，我进来的时候，

^① 月两几尼，英格兰旧金币。

她回头向我露出那张白皙漂亮的脸蛋儿。她的一边脸颊上有一道红印，像是刚被谁打了一巴掌。我问她房主在不在，她却一下子跑进了地下室，赤裸的脚在铺满木屑的地板上留下一串脚印。很快她回来了，后面跟着一个膀大腰圆的女人，这个女人的嘴很大，我之前听到的咒骂声明显就是从这个女人的嘴里发出的，她笨拙的手掌在围裙上擦拭，我怀疑女孩脸上的手印和她脱不了关系。她的裙角向上卷起，露出弓形腿和叉开的胖脚。

她说：“先生，您要租一间房吗？如果您是要一个单间的话，那就来得正好。继续擦你的地吧，小娼妇，轮不到你带这位先生去看房。房间在二楼，请。”

我们走进一间十分宽敞的房间，因为窗户上还没有安装玻璃，所以显得通透明亮。这屋子连门窗的框架都没有粉刷，虽然贴了一张灰色的墙纸，却仍然能够看到已经受潮了的墙体。尽管房间通风，但我还是感觉屋里有股浓重的霉味。

但我还没来及开口抱怨，她就开始夸讲她的房间有多么舒适、以前的房客有多么满意，哪怕我们都清楚地知道这间房从来就没有人住过。我问她房间的租金，她的答案比我预想的多出了十先令。她说这已经是最低的价格了，还宣称她的房间比任何一家都物美价廉。这里没有易北河上那恼人的迷雾，也没有因深入山谷而显得封闭。站在这样的高度，我可以尽情地呼吸瑞士的纯净空气，同时一览最棒的乡村美景。最后，还有那铺于房前的林荫小道，不愿长途跋涉的房客可以在其上散步。她总是重复地提起“那些林荫小道”，每当谈到这里，她都会伸出肮脏的手臂来形容它的尺度，并重复着“da'rim und dort'nim”（德语：从这头到那头）。

最终我们的意见达成了统一，她答应会在一周之内把一切都布置好，那时我也刚好放假。我给了她半克朗作为押金，在这些问题都得到

解决之后，我很高兴地跟她道了别。

在从房子里出来之后，我不得不承认那个女人对这里风景的赞美还是相当正确的。位于右边的是被群山环绕且碧树丛生的山谷；正前方是从小镇通往锯木厂的旁道，后者修建在“黑鸟峡”的入口，黑鸟峡上冷杉葱郁、岩崖高耸，遮住了一潭清水。左侧的易北河河谷在这里蜿蜒伸展，上面是一片日光下的采石场，它们的倒影映于水面，衬托着几只顺流而下的悠然船筏。再往下就都是全木质或安装着木质框架的农舍，茅草被制作成屋顶，藤蔓滋长，覆盖其上。幸运的是——除开之前提到的两幢别墅——在这里只能看到一栋房子，而且还被很好地遮掩了起来。农家的烟囱里升起了袅袅炊烟，直至汇成一道薄纱，横于山谷之间。透过这层薄纱，可以看到穿过银柳与赤杨的那股溪水的波光。一切都洋溢着德式田园诗的味道！想到自己会在这世外桃源般的地方待上整整一个月，一阵难以言表的喜悦油然而生，我不自觉地唱起了歌——

“Guten Morgen, schöne Miillerin.”^①

我又不自觉地停了下来，尽情呼吸这清新甘醇的空气——正如那女人所言，这是“瑞士的空气”。而在想起“那些林荫小道”时，我笑出了声，因为从我站的这个地方望去，只能看到高高的园地上那些零星栽种的果树，近坡处有几株桦树，它们长长的枝条在风中摇曳，阳光下的树叶光彩照人。

在“埃布格西特”（它建在一座俯瞰易北河的平台）吃过便饭之后，我召唤侍者，却发现他正和一个我认识的人——校长——在说话。校长正抽着饰有麦穗和鹿角的烟斗，并因这样的装饰扬扬自得，恰逢没

^① 德语，“早安，美丽的磨坊女”。

有学生在场，自然不会感到羞愧。后来他告诉我那种烟的味道闻起来很香，是正宗的老阿尔斯塔德。他喝的酒是蒙肯啤酒，从这些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有特别品味和习惯的男人。他立刻和我打招呼，并祝贺我找到了住的地方。他说我在萨克森-瑞士再也找不到更好的去处了，因为很多地方都还没有开垦出来，如果我有什么问题直接问他就好了。接着他问我是哪国人，当听说我是丹麦人时，便说他在1864年也去过丹麦。显然，他不想让大家感到局促。然而气氛真正变得融洽是在我们谈到共同兴趣的时候，因为我对他长期驻防的卡尔丁一带非常熟悉。他即刻变得兴奋起来，问我是否还记得这片农场或那间房子，这片森林或者那座小山，他还用他的烟嘴在彩色的桌布上描画着那些地方的位置。他最想知道的是那个健壮的老拉尔森是否还管理着那个带有石砌牲棚和绿色栅栏的农场，以及拉尔森的儿子汉斯是否继承了他的财产——因为他曾和他的儿子一起在弗伦斯堡的一家医院里待过。

之后他提到了一场战争，他在那场战争中负了伤。

我无法判断这段对话是否愉快，可是对话中有一些吸引人的内容，很有德国人在谈论过去时的那种直率感觉。尽管我认为所有事情并不应该是这样，但还是欣慰地感觉到，这场战争并未遗留下太多的个人仇恨。

利用他停下的片刻，我向他打听起了那栋漂亮别墅的主人。

“那是国王的侍从冯·泽德利兹的别墅。他每逢夏天就住在里面，那时他不用随侍皮尼兹国王。那个尊贵的家族虽然过着相当隐秘的生活，但他们为学校提供了不少资金。嘿，他们家有一个女家庭教师，你可以自己去看，她是个漂亮的女孩儿。她和我多少有一点亲戚关系——但我对她也没有太多了解。事实上，她非常腼腆，我就希望她能放开一些。”

就在此时，汽船开始鸣笛，我告别了校长，匆忙地走下桥去。



第二章

一周之后，早上八点，我起程出发。

像往常一样，我直到开船前一分钟才上船，等我卸下行李开始四处眺望之时，我们已经到了亚尔伯桥。在这里可以看到小镇的轮廓；布尔平台上美丽的塔群矗立在清澈的蓝天之下，而我们的头顶却迷雾蒙蒙，甚至前方也一片漆黑。空气有些寒冷，我披上了我的花格呢披风。在经过三座城堡之后，小镇变得模糊起来，而当我们到达洛施维茨时，天空飘起了蒙蒙细雨。严格说来还不是雨，只是……

“只是毛毛雨。”一个肥胖的“德累斯顿人”如此回应他的太太——他太太正把头伸出船舱四下打望。

当我们把船停在对岸的布拉瑟维兹时，新上船的旅客们纷纷下到船舱，甲板上也再找不到被淋湿的女士。随后，男士们也一个接一个地离

开。那令人沮丧的事实不可避免地显露了出来——大雨正倾盆而下！

我点燃一支雪茄，走进吸烟室，那里拥挤且烟雾弥漫。人们唯一谈论的就是天气。一个正喝着餐前啤酒的长发教授的言论吸引了众人；他说，每年热过之后，都会在这时开始下雨，直到九月份天气才会好转。此时，雨点在船顶上滴答作响，没过多久就变成了猛烈的撞击。天气如此糟糕，人们在这突如其来的黑暗中几乎看不见任何东西。雨水顺窗而下，透过窗户向外望去，河岸上的葡萄园和花园已变得依稀可见。

在我抽完烟回到船舱的时候，舱里已经没有位置了。船舱里闷得慌，这我不想打开自己的便携式折凳，于是我走到过道上，那里有通向甲板的梯子。一名年轻女子带着两个小女孩坐在那里。我从一堆折叠凳子中拿出一个，裹紧披风坐在梯子的对面。

从甲板上吹下来的空气湿润而清晰，尽管会有雨滴随之飘进，沾湿我的羊毛披风，但还是给人一种舒服的感觉。上方的几阶梯子还在滴水，一层黑色防水帆布盖住了甲板上的行李。那帆布的一角已经积起了水，水花一点一点不停地从里面喷溅出来。

那个年轻的妇女坐在舱门的另一边，她从包里拿出一本小书，很快就融进书里，顾不上周围的一切了。

然而，她并没有得到多久的宁静，因为她最小的孩子哭了起来。这个一头亚麻色卷发的孩子穿着厚重的衣服，尽管她此刻的哭声非常应景，但那个女家庭教师仍不得不哄她。那个大点的女孩说：“丽丝贝丝还想听。”小点的女孩眼泪汪汪地附和：“我还要听彼特的故事！我还要听彼特的故事！”

“哦，丽丝贝丝，你让那位不认识的叔叔看到你这样，真是羞人！”那个女人小声地说，“你认为人家也想听彼特的故事吗？”

小女孩一面抽泣一面吮吸自己的食指，她大大的眼睛饶有兴致地望向我。她的表情很清楚地表明了她的想法：“他怎么还不走？”这使

我感到很不自然。是我打扰了她们，我担心给那个年轻的女教师造成困扰，也许她希望和她的学生们单独待在一起。

正当我决定走开，她却很滑稽地看了我一眼——多么滑稽啊，我想她一定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表情——这表情很清楚地表明我可以和她们待在一起，尽管原因有些不如我意：她不想再讲“更多关于彼特的故事了”。我微笑着回敬她，想要告诉她我清楚状况。于是我安然自若地坐了回去，继续忍受那个小女孩沮丧而愤怒的眼光。我非常高兴能如此轻松地帮助我漂亮的女邻座。

此刻我才得以去观察她的漂亮，甚至是美丽。她的脸形有些方，而且棱角分明，由于她的头发是深褐色的，所以乍一看很像南方人。可她却长着典型的德式鼻子：短直而圆润。她的嘴唇是少有的迷人，轮廓和色泽也极为协调——当然这是纯天然的。我们所常见的嘴唇，要么色泽很美，要么轮廓很美，要么两者不协调，使得其一失色。而她的嘴唇则是完美的化身。她那圆圆的小下巴和精致的脸颊曲线是我从未见过的美丽。

她中等个子，身形异常苗条。她的裙子并不是最时尚的款式，这让我感到很欣慰，但最吸引我的其实是她的头饰。当年流行的头饰是在高耸的帽顶上装饰假花，我也是坐在船舱里才得以想到这是缺乏品位的表现。然而，她戴了一顶窄边上翻的小草帽，上面嵌着丝绒，还扎着银灰色的纱巾。

在纱巾已然过时的时候却扎着一条漂亮的纱巾总能体现出一位女士的品位，并显露出一种乐于为人所赦免的欲望。我很难想象一个惹人爱慕的女人会不戴纱巾——这是摇曳于生命浪涛上的流光的旗帜，心动之人总是在它的指引下纷至沓来，尽管这个方向不一定正确。是的，我说得像是自己已经坠入了爱河，事实当时的我尚未如此。可是人在什么时候能免于坠入爱河呢？对于我们男人来说，女人被分为两种：一种我

们或多或少会与她坠入爱河，另一种会让我们觉得她们就是男人社会中的一分子。我很确定，这一次，我所遇到的是第一种女人。

在我得出这个结论之前，我们已隔开了一定的距离，因为我只敢偶尔朝她瞥一眼。尽管如此，我还是多看了几眼，至少我发现她脸红得很厉害，她仍然拿着书蹲在那里，而那本书根本就不足以遮住她的脸。

那本厚厚的小书勾起了我的好奇，这是当你身处雨中旅途时，能被任何事物勾起的真实的好奇。库珀和沃尔特·司各特的旧德语译本的大小很相似，我判定她拿的那本书就是属于这种类型，然而她随手的一翻却让我发现那本书属于一个更为严肃的类型——那是一本口袋字典。

这个发现让我对这个女孩越来越感兴趣，我带着某种情感望向她，思考着生活是给了她多少压力才使得她从事家庭教师这种费力的工作。这份工作需要高于其他人的学问，也许正是这样才让她不得不利用每一刻空闲时间、以如此迅速而枯燥的手段来增长知识，迫使她以一种最直白的方式将这些字词生生吞下。荆棘丛生的道路给她带来了苦痛，却也让她变得更加坚强。

如此年轻漂亮的女孩形象，若是以艰难阴暗的生活作为背景，则只会凸显她的光辉和释然。若她只是一个娇生惯养、穿着时髦的年轻女孩，那我对她的兴趣将会减去一大半。

虽说这种兴趣本应无私，不该打扰到人家，但我还是忍不住想开始和她聊天。而让我难堪的是，我好像只有一种方式能够达成这个目标：两次上下楼梯，借以引起她的注意，希望她会问我天是否放晴——事实上天气还是那样。可是她什么也没说，于是我无计可施了。

我想了几种搭讪的方式，却无一能够说出口，此时那个最小的女孩开始抱怨天气的寒冷，可怜的女教师别无选择，只好解下自己的披肩给孩子裹上。我本身也很怕冷，自然对她产生了同情，尤其是看到小女孩满足地裹着披肩，把小下巴搭在披肩褶皱处时，这种怜悯加深了。

我感觉时机已到，于是礼貌地解下自己的披风递给她。

不出我所料，她客气地回绝了。她说：“你自己也需要，当心感冒了。”

我无法否认这一点，因为我的脑袋已经着凉，它让我打了两个响亮的喷嚏，吓着了那个最小的女孩，而稍大点的那个女孩则努力地忍住不笑。我找不到任何办法打破这尴尬，只好说我要去吸烟室抽烟，所以用不着披风。

这位女教师委婉地表达了不想妨碍我抽烟的意思，但我还是告诉她我不会因这件事情而给她带来困扰。直至今天我都肯定这一点，这也让我表现出一种从来没有过的体贴。我接着说道，因为这里空气寒冷，所以决定走开。于是我得以抽身，留下我的披风——就像约瑟夫留下他的披风一样——当然，这是无法比较的。

我再次回到略显沉闷的吸烟室，坐在蒙着油布的凳子上，点燃我的雪茄并叫来一杯啤酒。我无法向自己隐瞒一个事实，那就是我的第一次搭讪并未成功，因为它使我不得不先退出来。要是我能再大胆一些，可能已经成功搭上话了，甚至还可能和她一起裹着披风；就算这不可能，至少我可以让那个小女孩挨着我，用自己的披风盖着她。总之，我表现得像个傻瓜，更讨厌的是，我之前坐的那个地方可比现在的位置舒服多了，再加上我出现了头痛的征兆。

船身晃动了一下，然后停了下来。甲板上的人们拖着箱子和行李。我们已经到达了皮尔纳。我漠然地看着镇上绿树环绕的小房子和那屋顶有如帐篷的高耸教堂。但我更感兴趣的是那里的卫城索伦斯坦，它过去曾是一个堡垒，而现在已是一座规模较大的精神病院。卡纳莱多常常用他的画笔来歌颂这个场面，但他画中的色彩总是比现实中更多一分明亮。一束闪亮的光线忽然照耀在城堡的塔楼上，仿佛大自然想借此来舒缓它的沉闷。